

LIUFANG YU ZHIYAN



流放与直言

黎 焕 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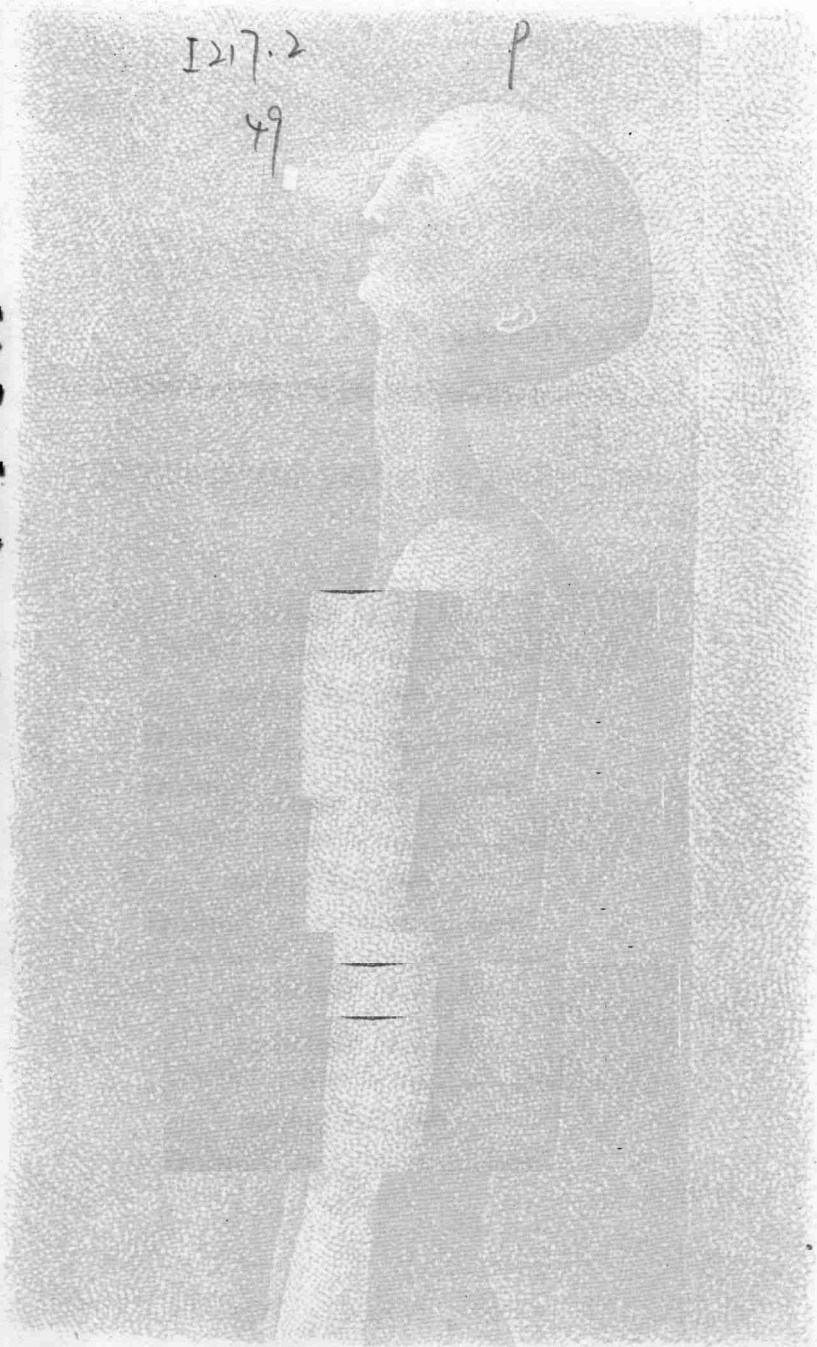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I 217.2

P

49

流放 与 直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放与直言/黎焕颐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3018-0

I. 流… II. 黎…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00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28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1.5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辑。

上辑，流放篇：真实纪录了作者被错划为“右派”，进而被判刑，流放青海长期“劳改”的经历。身陷囹圄，创痛累累，但其对理想和信念始终忠贞不渝，对党和祖国始终满怀赤子之情。

下辑，直言篇：作者被“平反”后欢欣鼓舞，对改革开放满腔激情。饱尝痛苦，历尽磨难，但耿介率真之秉性丝毫未改，其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坦言，深刻而警辟，蕴含着哲思和哲理。

我眼中的父亲(代序)

黎幽佑

年入古稀的父亲又要出新书了。作为女儿首次执笔为新书写上一笔。写一写我眼中的父亲。

从小到大,就知道自己有位与众不同的父亲。除了在年龄上比别人的父亲岁数大得多,更因为自懂事起就不记得他带我去游乐场玩耍嬉戏,看电影吃肯德基。无论逢年过节,他都用那坐如松般的姿势伏案写作。为了他深爱的诗歌,为了他的文学事业,孜孜不倦。写作对于他不是争名夺利的工具,而是天性使然,俨然是生活的一部分。幸而他的才思是那样的汹涌澎湃,如同黄果树瀑布一泻而下。

也曾经在心里有过抱怨,抱怨他的“痴”,埋怨他的“傻”。当他身边的友人在经济大潮的驱赶下,经商投股,富的富,发的发。惟独他依然坚守在文学阵地,不弃不离,依然用他的诗直抒胸怀,依然做着快乐的生活平民精神贵族。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对父亲的选择,由埋怨变成理解,由理解进而钦佩。是的,



每个人来到世上，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当官掌权。各人有各人的命运。而父亲的命运注定受控于缪斯，用缪斯赐予他的才华，赋予他的智慧，成为一名诗的歌者。

有人说，没有人品才情的作家写不出上品的文章。我赞同。父亲若没有耿直刚烈的个性又怎能写出荡气回肠的诗句呢？从他身上我学到了真诚、坦荡，学会了为人不虚假、不隐晦。同学们都说我是个非常浪漫、天真的人。也许我身上的这份纯真浪漫就来自于父亲给我的耳濡目染吧！

很遗憾，由于年龄上的差距，对父亲的诗我读的不太多，领悟得不深。但我一直认为，倘若没有流放青海二十二年的奴隶生涯，就没有父亲今天的诗。他的生命之痛，在流放二十二年的青海。同样，他诗歌的生命也源自于那段历史带给他的历练、省悟。诗的创作，是要用激情，用心灵去谱写的。为何近来父亲的诗作越写越少？是不是创作上的更上一层楼，致使步伐愈发缓慢了呢？

《流放与直言》是父亲流放青海二十二年的一些生活独白，同时也是他近年来诗情在散文上的移植。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啊！从“流放篇”我看到他须眉如戟在世界屋脊上顶风冒雪，费力地承受着生命之轻……从“直言篇”我又历历如睹：他在案头时而

沉思,时而奋笔,淋漓肝胆不分昼夜。释放生命的热能。

这就是我的父亲,诗人——黎焕颐。

啊!我的父亲……



上辑 流放篇

流放青海二十年	(3)
母难日	(18)
再生的维纳斯(自传体小说)	(41)
爱情浪漫曲	(137)

下辑 直言篇

存真	(147)
理想·信仰	(150)
谈品	(153)
人爵和天爵	(156)
话说清风	(159)
昨天,今天,明天	(162)
谣言悼	(165)
人的现代化	(167)
现代化与国际化	(170)

忽发奇想	(173)
修心境	(176)
药·医·病态	(179)
逆向思维	(182)
硬件与软件	(186)
心态·市态	(188)
文明·代价·沦丧	(191)
不为良相 当为良医	(194)
读书·交友	(198)
偶读偶得	(200)
读文化世态	(202)
才源·财源	(205)
深圳断想	(207)
文人下海考	(211)
谈耐得寂寞	(215)
精品意识	(220)
书斋对话	(222)
答一位外国友人	(227)
家国之恋	(230)
千秋事业在明时	(236)
后记	(241)

上
辑



流放篇

流放青海二十年

我一向认为，精神产品是和个人的的人生经历形影相依的。尤其是诗，是性灵的产儿，是人生的体验。我自幼受家学的熏染，五岁学诗，少长便喜与屈骚李杜为缘。伯父黎仲苏诗告诫：“诗，虽是慧业的精品，吾家祖宗也曾以诗鸣海内，但，大都命途不达。故尔，写诗可，当诗人则不可。”为甚么不可？当初，我年轻单纯，把老人的告诫当作耳边风，心想：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倘不可为，这万丈长的光焰，不就熄灭了么！直到1957年6月，《人民日报》发出《这是为甚么？》的晴天霹雳，方才使我猛省：此生为何做诗人啊！

从1957年的10月以后，我便从人道打入牛鬼蛇神的畜道。当初我的确不解《这是为甚么！》据说，举凡像我这种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人，对无产阶级而言，都有原罪，都必须赎罪。何况我还手拿屠刀——用笔杆子向党进攻，所以必须认罪、赎罪。我一直不服，满怀天真地向在我心中至高无上的毛泽



东写申诉：“毛主席，解放那一年我才 18 周岁，如果说我心怀不满也是对腐败的国民党。对共产党我心向往之，对新生的共和国心中充满阳光，没有半丝邪念呵！我手上根本就没有屠刀，叫我从何放下？……”然而，我得到的反馈，却是一再的狠狠批斗：不认罪的死硬派。逼得我无路可退，我只好愤而握笔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母写一封信，并在信中附上一首绝命诗：

美人无计抗时诬，秋水长天自洗污。江上愁云君莫渡，烟波如煮怒三闾。

欲学三闾大夫投江自沉，以一死明志。可以想象，我这一举得到的后果是甚么。批斗加强，罪上加罪，以美人芳草自喻，以楚怀王影射毛主席，“自绝于人民，用死来抗拒‘反右’运动，进行政治讹诈。”这一顶一顶的大帽子扣在头上，我并未屈服，只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地沉默、沉默……就这样于 1957 年的 11 月下旬一个秋阳如照的中午，“沉”进了沪上一处看守所。

—

进看守所，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从阶级成分上来审剖，土改时给我家划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

兼自由职业者，不是革命的对象。从我个人的历史来说，我和任何反动组织、反动党团没有任何瓜葛，也就是说没有辫子可抓。从我平时的言行来反省，我没有半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牢骚怪话，而是胸无城府，写的文字，倾吐出来的诗，全是歌颂。鸣放么？在机关内部的座谈会上，我根本就没有谈甚么，只是后来经几个朋友的鼓动，硬要我给机关办的黑板报写点杂文，我才写了题为《棍子谈论》《我们要孔明》这两篇短文。前者是根据个人的体会谈批评与自我批评，由此而引申出来的组织鉴定问题，比如，有的缺点写在鉴定材料上是给本人看过，如有不同看法，可以注上“本人有保留意见”，我名之曰明棍。但有的则没有给本人过目，我名之曰暗棍（这显然是有悖于组织原则）。后一篇则是替出版社里某些老编辑、老知识分子鸣不平。他们从旧社会过来，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一般历史问题，便受到歧视，没有尽其所长。于是我想到诸葛孔明的用人之术：有才必用，寓用于驭，寓教于用，因此像黄忠这样的老将得以宝刀不老。除此以外，我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即便是当时的《青年报》《文艺月报》乃至《文汇报》的友人向我索稿，我都说：春眠不觉晓。后来见人在《文汇报》写了一篇《乌夜啼》的鸣放文章，我还大不以为然。确实，我对当时的



早春天气——共和国的年轻岁月，没有半点料峭春寒的感觉。我哪两篇杂文，倘若有点偏激，也是对本单位的领导泛泛地提点意见，怎么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凑百分之五的名额，或者是扩大地硬要定我为右派，按照当初传达的政策规定：右派是不逮捕的。因此，一到看守所我辗转难眠三四天吃不下饭。看守所的管理人员认为我是绝食便强迫我进食。其实我哪里是绝食，只是反问他们：“我到底犯了甚么罪”？这给看守人员提出了难题，他们也不知所答。大约是进看守所的第五天，办案人员来提审了，例行公事地问了我的籍贯，年龄，职业，原工作单位……我迫不及待地向提审者提问：“我到底犯了甚么罪？要把我关多久？”得到的答复非常巧妙：“犯甚么罪，你问你自己。关的时间么，主动权在你自己手里，说不定是一年半载，也说不定是两年三年。”就这样，不到20分钟提审完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味铁窗生涯。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笼子，先我而进的有3人。随着所谓“全民整风”次第而来的有六七位。大家都不知姓名，只允许叫编号。我的编号是1527，和外面完全绝缘。随着而来的是肚子吃不饱。这使我头一遭品尝到饥饿的痛苦滋味……全笼子里最年轻的就是我。1958年的4月是我

27岁的生日，过生日那一天，同室的难友每人从自己的牙缝里挤出一小团饭、一小叶菜，硬塞到我的碗中，贺我的生日。大伙说：“表达一点心意，生日吃顿饱饭。”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嗟乎！谁说只有阶级性，不存在人性？这不就是人性的光泽么？四十年过去，至今犹令我念念不忘，且常在心头默念：这几位不知姓名的同吃同住同受难者，他们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肯定会得到昭雪……如今他们在哪里呢？都还健康地活着么？

二

在看守所，没有批斗，也没有叫我写交代材料式的请罪书，除开那一次例行公事的提审之外，我就像搁在棋盘上被遗弃的小卒。同室的难友悄悄对我说：“1527，你放心等待吧！你会教育释放的。”何谓教育释放？我不懂。经解释，方知不判刑，不起诉，关上一段时间即请君出瓮，或回原单位，或换一个场所。1958年4月中旬的一天，看守所的工作人员突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顿时，我心中好不雀跃，以为是要教育释放了。不料他交给我一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起诉书。案由：流氓。我一看就火。顾名思义，流氓者，品质低下，或打架斗殴，或调戏妇女，



或招摇撞骗之谓也。我是这样的人吗？帽子有了，一看下面的内容，牛头不对马嘴，全是思想意识的范畴。而且组合得十分“奇妙”，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故意歪曲，甚至对我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进行明目张胆的篡改。比如，一开头就指认我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说我混入革命队伍曾受到开除的处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罪案”。主要是说我给胡风鸣不平，在肃反中与鲁兵相勾结，攻击肃反运动，高唱个性解放，诬蔑抗拒反右斗争，进行政治讹诈……越看，我越是激愤若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时我才实际体会到：甚么叫“莫须有”！次日到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我理直气壮地就起诉书上的强加和不实之词，逐一给以驳斥。关于家庭出身，个人历史，我说，“勿须我饶舌，这明明是篡改是捏造，违背事实指白为黑。”关于给胡风鸣不平，这是1955年夏天在机关内部学习《人民日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编者按语时，我曾发言说：“像彭柏山、刘雪苇、王元化这样的负一个方面重任的老党员，倘说他们早知胡风是暗藏在革命内部的反革命头目，且非一朝一夕，能不向党汇报？”我是在学习会上提出这样的质疑。至于与鲁兵相勾结攻击肃反这是怎么回事呢？1955年冬天，机关内部肃反结合